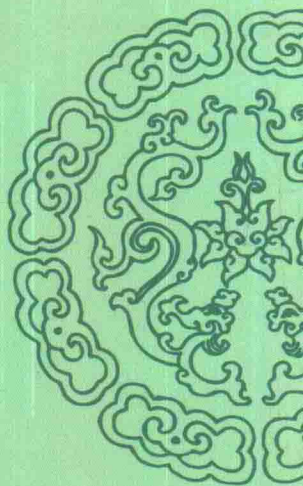




现代汉语篇章组块问题研究

Xiandai Hanyu Pianzhang Zukuai Wenti Yanjiu

马国彦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现代汉语篇章组块 问题研究

马国彦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篇章组块问题研究 / 马国彦著. —北京:世界
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4.7

ISBN 978-7-5100-8082-1

I. ①现… II. ①马… III. ①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IV. ①H1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1583 号



现代汉语篇章组块问题研究

著者: 马国彦
责任编辑: 傅霞

出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版人: 张跃明

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址: 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64077922)

销售: 各地新华书店和外文书店

印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 14.25

字数: 249 千

版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8082-1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内容提要

本书围绕标记和管界研究现代汉语篇章的组块问题。

受工作记忆容量有限的制约,人类在信息处理时通常会采取自上而下的组块策略,将个别、离散的信息整合、组织为更大的单位,作为整体进行识别、储存或提取。篇章的认知处理亦复如是。

本研究的主旨是在前贤和时贤既有探索的基础上,从篇章常态理解过程中受话者采取的组块策略出发,运用标记和管界对话语组块的动态过程进行分析,研究篇章的结构和语义连贯问题,包括篇章的结构单位、组织格局、结构层级性,局部连贯和整体连贯等,从而构建能够与当前篇章研究理论和方法衔接、互补的分析框架。

基于此,本书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为关键词对目前的篇章研究情况进行了简要评述,讨论了认知组块原理,提出以自上而下组块处理为基础的篇章组块分析方法。

组块处理在篇章表层的起点是组块标记。本书以语言的三大元功能为基础,以基本话语的两个层面和发话者观察话语的三个层次为依据,以形式为标准,将组块标记分为同位型和独立型两大类,详细讨论了各大类及次类标记如何根据结构和/或语义关系进行组块,将篇章中的话语块识别和切分出来。围绕组块标记的管领力考察了组块的向度、组块域值的调节等问题。

组块处理在篇章表层的终点是管界。本书提出了管界判断的结构、语义和语用原则,讨论了确认管界时可以借助的语言和非语言手段,通过问卷调查、原译文比较等方法统计分析管界的判断情况。

在组块标记分类和管界确认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组块标记在话轮内实现的七种基本组块类型。从组块标记管领作用的跨越式覆盖性出发,探讨了话语块之间的组合和嵌套关系,通过从言语行为的角度推导篇章高阶行为层的存在,说明高阶行为标记,进一步解释了篇章整体结构的层级性和语义连贯问题。

最后,对全书进行了总结,梳理了主要研究内容和所得出的主要结论,指出了有待继续探讨的问题和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内容	1
第二节 术语说明	2
第三节 相关研究综述	4
第四节 选题价值	15
第五节 研究思路、方法和语料	18
第六节 章节安排	20
第二章 组块与语言理解	21
第一节 篇章处理：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	21
第二节 组块：认知与语言理解	28
第三节 篇章组块	31
第四节 本章小结	42
第三章 组块标记	44
第一节 组块标记：分类依据和标准	44
第二节 如何根据结构/语义关系组块	50
第三节 组块标记的“管领”力	63
第四节 “N 的 V” 短语：从衔接到组块	76
第五节 组块标记作为修辞意图标记	92
第六节 本章小结	99
第四章 管界判断	101
第一节 管界判断原则	101
第二节 管领延伸与管界判断	103
第三节 从管界模糊回溯修辞意图	122
第四节 组块和管界实验及比较分析	126
第五节 本章小结	131



第五章 篇章组块基本类型	132
第一节 同位型标记组块	132
第二节 独立型标记组块	159
第三节 组块标记跨话轮组块	181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87
第六章 组块与篇章层级性	188
第一节 管领跨越式覆盖与组块递归	188
第二节 组块递归与篇章层级性	192
第三节 篇章层级结构	199
第四节 本章小结	204
第七章 结语	205
参考文献	210
后记	221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内容

本书围绕标记和管界研究现代汉语篇章组块问题,主旨是以篇章的自上而下处理(组块理解)为基础分析篇章结构。这一研究思路的提出基于如下事实:受工作记忆容量有限的制约,人类在认识对象、处理信息时通常会采取自上而下的组块(chunking)策略,即将输入的个别、离散的信息组织、整合为更大的单位,作为整体进行识别、储存或提取(Miller, 1956; Reitman, 1976)。篇章是一种重要的认知对象,篇章中的组块就意味着将结构单位——无论是句子还是句群——组织起来作统一处理。

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篇章问题,自然有必要对这种常态的理解方式、理解过程做出说明和解释。而最基本的呼应方法就是从结构上来分析各种决定、制约和影响篇章组块处理的语言手段、因素和条件:理解者采取组块化的方式处理篇章,这说明篇章中蕴含着话语块形态,因此对组块理解机制的分析就是对篇章结构的探索。也就是说,需要解释受话者是如何通过识别篇章的结构和/或语义关系进行组块处理,进而抓住了篇章的骨架而在理解上贯通起来的。本书尝试在这一方面进行较为系统的探索。

然而,篇章组块问题涉及的因素很多,非常复杂,本书以能够显示篇章组块处理过程的语言标记即组块标记为研究的切入点。之所以选择组块标记,是因为理解者一旦发现它,就能将一种结构和/或语义关系加到句子或句群之上,进行整体识别和切分。换言之,无论句子还是句群,只要它们作为组块的成分,标记都能从整体上控制住。

组块标记所具有的这种功能也就是廖秋忠(1987)指出的某些动词、修饰语等所具有的可以“支配、修饰或统领”超越句子的语言片断的能力。同时,组块标记的管领作用可以通过管界判断划定范围。只要确定了管领的边界,就能形成一个以组块标记为起点,以管界为终点

的完整结构，从而顺利完成对篇章同时和整体的组块理解。

本书对篇章组块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组块标记和管界这两个方面进行的。我们可以通过例（1）解释具体的研究过程将如何展开：

（1）关于“恢复疲劳”的问题，有些学者认为，这是近年来才有的新现象，而且主要见之于口头语。他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证明至少在1924年已经出现在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中了，鲁迅、茅盾、郭沫若、毛泽东、成仿吾、夏衍、周立波都曾多次使用过。这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吕冀平教授、黄伯荣教授都很赞赏。

又如“为动用法”问题，……（胡裕树《〈修辞·语法·文章〉序》）

对于此例从“关于‘恢复疲劳’的问题”到“都很赞赏”这一语段，受话者是如何进行组块处理的？要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说明一系列关联问题——

其中是否存在具有整体管领功能的组块标记？如果有，它发挥管领作用的机制是什么？管领的边界是如何判断的？

这些构成了以组块为基础的篇章分析方法所要解释的基本问题。延伸的思考则是——

如何确定组块标记？组块标记有哪些类型？以组块标记和管界为核心的篇章分析与以衔接手段为代表的分析有何不同？篇章中可以识别的组块类型有哪些？结构研究是否可以和修辞分析结合起来？如何解释篇章的层级性？等等。

对以上基本问题和延伸思考的回应是本书的研究目标，同时这也进一步表明，我们的研究任务是对篇章结构格局的详细探讨。

第二节 术语说明

本节对书中用于分析的一些基本概念、术语和符号等作一些必要的说明。

1. 概念和术语

1) 篇章（text）：体现组块关系的结构和语义统一体。根据该统一体独立与否，可分为自由篇章和黏着篇章。

2) 组块 (chunking): 认知组块指将输入的离散的、分立的信息重新组织,再编码为更大的、易于整体处理的单位的过程;篇章组块指将一组句子整合、组织为结构和语义统一体的过程。认知组块的结果或输出单位称为“模块”,篇章组块的结果或输出单位称为“章块”。

3) 组块标记 (chunking markers): 能够显示组块处理过程的开始,由所承载的语法和/或语义关系,以指称、述谓、限定等功能将一组句子整合起来的各种语言成分或言语形式:词、短语或句子。包括同位型标记和独立型标记两大类。组块标记为矢量,编码自身及其所处语境的信息。

4) 管领 (governing): 组块标记在语法和/或语义上对句子或句群的构造、支配、限定、指称和统领能力。

5) 管界 (governing boundary): 组块标记管领作用的边界。延续标志 (continuing signs): 能够显示组块过程持续的语言和言语形式。管界标志 (boundary signs): 能够显示组块处理过程结束的各种语言和非语言标志。

6) 话语块 (textual chunk): 工作记忆中一次篇章组块处理所形成的话语单位,是通过组块标记和管界标志在篇章中界定的,体现基本的语法和语义关系,包括一定数量句子的最小结构和语义统一体。话语块是构成篇章层级结构的基本单元。

7) 组块类型 (chunking types): 同位型和独立型两大类组块标记的管领功能在篇章中的具体实现形态,也就是章块的类型。话语有两种体现形式——独白和对话,由于每一种话语形式的理解均涉及组块,因此篇章的组块类型有两个存在平面:话轮内和跨话轮。

8) 组块递归 (chunking recursion): 一个组块标记将另一个组块标记管领的章块纳入自己控制范围的过程。这种情况下,被嵌入的章块降格成了组块成分或组块对象,其结构地位类似于基本组块中的句子,重新参与更高层级的组块运作,如此循环递进。

9) 篇章层级性 (text hierarchy): 篇章由基本结构单位即章块按照层次组织起来的性质。

10) 连贯 (cohesion): 是对篇章实际处理过程的说明,是篇章的构造格局与语言运用者在结构和/或语义上实施的组块处理的吻合。基本章块的内部连贯可以通过组块标记以其所负载的语法和/或语义关系而完全统制、限定、约束或概括辖域内的所有话语单位来解释。篇章整体的连贯可根据组块递归,结合章块之间的组合、叠合和嵌套等关系进



行解释。

11) 修辞意图 (rhetoric intention): 广义地说, 指语言交流即言语行为中体现出来的意图。包括表述型言语行为修辞意图和呈示型言语行为修辞意图。

2. 符号

本书用以下符号表示相关概念和术语:

M 、 M_1 、 M_2 …… M_n : 表示组块标记的英文对译 Chunking Markers;

U 、 U_1 、 U_2 …… U_n : 表示话语块所代表的话语单位的英文对译 Textual Chunk;

{ }、[]、(): 表示高、中 (基本)、低三个层次的组块范围。

其他符号将会随文说明。

第三节 相关研究综述

1. 国内外组块问题研究述评

国内基于组块处理的语言研究始于陆丙甫 (1986) 的句法分析, 文炼 (1988), 陆丙甫、蔡振光 (2009) 也是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金立鑫 (1987) 根据组块探讨了句子的语义信息处理。董秀芳 (2002) 用人类对语言单位的组块处理解释了“词化”——即短语凝固为词的过程。

国内篇章层面的组块问题研究可概括为两方面:

1) 本体研究。郑锦全 (1988) 和黄锦章 (1996) 探讨了篇章中话题组块的制约因素、条件和结构模式。黄文认为, 通过话题来组块是一种信息组织策略, 篇章中话题的作用是把若干个彼此关联的语句串联起来, 使之形成有机的整体, 即话题块。熊学亮 (1991) 强调, 篇章都是由一定数量的语义块和言语行为块在不同心理操作层次上组合构成的, 因此对块的重构是用来分析有层次组合的句子以上单位的重要手段。

2) 应用分析。一些学者注意到, 不少中介语篇章偏误需从篇章组块的角度进行解释, 加强话语组块训练是提高留学生篇章能力的重要途径 (王绍新, 1996; 张迎宝, 2011)。

国外基于组块处理的篇章研究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1) 本体研究。首先提出结合组块概念研究篇章问题的是 Grice (1975)，该文认为应从言语行为组块的角度观察语篇结构。Brown & Yule (1983) 更为明确地指出，一次言语行为往往不是由一个语句，而是由几个句子作为语法上的组块系联在一起构成的。此后，学界集中探讨了篇章中话题、连接成分、动词（感知、认知和言说类）的组块，分析了篇章中的话语组块模式、组块边界的标记及其识别、组块起讫位置判断的规则、话语块的结构地位等（Midgley & MacNish, 2003；Midgley, 2003；Wellner & Pustejovsky, 2007；Hoekstra, 2008）。

2) 方法论意义探讨。主要关注基于组块的篇章分析与其他篇章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关系：Brown & Yule (1983) 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提出的主位化机制实际上就是为篇章中的话语组块提供起点，将语句组织、整合起来。持这一观点的还有 Bestgen (1998) 和 Smith (2003) 等。Nunan (1993) 以话语的组块处理为基础，讨论了自下而上篇章分析模式的不足。Walker (1998) 指出，中心理论在研究篇章时通常所用的是“话语片段”，但这样的分析单位较为模糊，亟须根据话语组块加以严密界定。

3) 应用分析。Nunan (1993) 和 Midgley (2003) 等探讨了话语组块处理在语篇理解和生成中的重要性，以及在信息处理领域应用的前景。

这些研究显示，组块分析是适用于分析语言和言语现象的组织格局和层级性的有效方法。

总体而言，国内外学界已注意到工作记忆容量的大小及保存时间的长短对语言运用的重大影响（桂诗春，2000）。基于篇章组块的分析开拓了篇章研究的空间，产生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但由于论题之间缺乏交集和有效整合，导致理论探讨不够全面，分析不够深入，系统性不足，主要表现在：对篇章中话语组块的语言机制研究不够，组块的类型及相关语言标记缺少全面整理；尚未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以话语组块为基础建立篇章范畴，深入、系统地研究篇章的结构和语义连贯问题。

目前篇章研究的发展趋势是结合工作记忆的限制，以及同言语行为有密切关联的记忆的表现、储存、提取等进行深入探讨，因此基于认知组块处理进行汉语篇章研究是当前亟须开展的课题。

本书从自上而下的篇章组块理解出发，以组块标记分析和管界分析为核心探讨篇章的组织格局，尝试创建连通词法、句法和章法的篇章研



究框架。因此下文着重对组块标记、管界和篇章这三个方面的既有研究成果作一必要回顾。

2. 组块标记方面

根据第二节的概念和术语界定，本书所说的组块标记指作用范围能够超越句子边界的语言成分和言语形式。我们从这一界定出发回溯前贤和时贤的相关研究，并在此过程中梳理、总结组块标记的各种可能形式。

传统所说的“段落起句”和“段落中心句”都具有语义概括性，能够为后续表达设定范围，限定大于句子的语言片断。吕叔湘（1979：54）指出，“要是按一个句子在一组句子里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按功能来分类，可以分为始发句和后续句”。范晓（2009）认为，始发句和后续句是对应出现的，置于段落或篇章开头的始发句的作用“是整个篇章或整个段落的意义展拓点”，而后续句“置于始发句的后面对其起承上接续的作用，即是在始发句的引领下展开叙说”。克里斯特尔（2000：364）所说的“话题句”（topic sentence），即“引入段落主题的那个句子”也指此。与此相关的是，许多学者注意到篇章中话题可以而且常常会将其语义管辖范围延伸、扩展到多个句子，如曹逢甫（1995、2005），徐烈炯、刘丹青（1992），屈承熹（2006）等。

范继淹（1986）在研究“汉语句段”时，分析了“超句句段”的管辖范围问题。所谓“超句句段”，指可以统摄几个句子甚至整段谈话的句段。这类句段在语义上和语法上能超越句子的界限，成为若干句子的共有成分，但是语音上只跟第一句的其他句段联结。典型的超句句段有“他说”、“你想”、“我看”、“大会认为”、“文章指出”、“由此可见”、“值得注意的是”等等。这种句段统摄的句子数量可以任意增加，例如后面可以是一段谈话，可以是一个短篇、中篇甚至长篇的故事。可以看出，以上这些形式在篇章中都具有组块功能，应该纳入组块标记范畴。

刘月华（1989：234-246）分析了“超越分句的语言成分”，把这些成分分为三大类：句子成分、句子成分的一部分，以及助词、连词等不属于句子成分的语言单位，然后对每一个大类的下位类型作了详细描述。事实上，这些成分不仅能够管辖“几个分句”，甚至能够管辖“文章的一个或几个段落”的语言成分。

刘文讨论的此类句子成分包括五种：

1) 可以带小句宾语的谓语动词, 包括能愿动词, 表示感知、心理活动、意志的动词, 可以引出直接或间接引语的动词 (包括虽然不直接引出直接或间接引语, 但表示通过语言进行的动作的动词), 某些关系动词; 其他: 如“使得、用不着、支持、继续”等。2) 状语部分: 除了程度副词之外的大部分副词、时间词、处所词、介词短语。3) 由形容词、固定词组等充任的描写性状语。4) 询问原因的疑问代词。5) 主语。

句子成分的一部分包括兼语式、个别介词及部分动词。非句子成分包括语气词、连词和疑问语调。

刘文分析的超越分句的语言成分中, 有一部分的辖域限于句内, 不具有跨越句子边界进行组块的能力, 如副词、介词、语气词、疑问语调等, 因此不属于我们讨论的组块标记。如:

(2) 如果她不愿意我, 我仍然是尊重她, 帮助她的。(引自刘月华, 1989)

(3) 譬如我吧, 我爱钱, 我想钱, 我一直想发一笔大财, 我要把我的钱, 送给朋友用, 散给穷人花。(同上)

例(2)中, 副词“仍然”虽然修饰了两个谓词结构, 辖域是超越分句或小句的, 但一般来说它的作用范围无法跨越句子的边界即书面上的句号。关于例(3), 我们暂时不讨论介词“把”是否属于组块标记, 而从“我的钱”即通常所说的“次话题”入手来分析。刘丹青(2008a)认为, 次话题由于不在句首, 辖域较窄, 篇章功能较弱, 很少具备统辖跨句话题链的功能。我们可以拿一个较为完整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4) 回想四个月以前, 我犹似押送囚犯, 忽然地把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 (从上海的租寓中拖出, ϕ 载上火车, ϕ 送回乡间, ϕ 关进低小的平屋中)。自己仍回到上海的租寓中, 独居了四个月。(丰子恺《儿女》)

此例在以“我”为话题的内层, 还有一个用介词“把”引介的“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这样一个次话题。我们用小括号标示了次话题分布的位置和延伸的范围。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 话题和次话题的主要区别在于, 后者在延伸过程中不支持代名词化操作, 只能以零形式出现, 而前者则取哪一种形式

均可。这就造成了次话题的延伸范围总是小于话题的延伸范围。在篇章书面形式上,这一点往往表现在次话题一般以句号为界,不会跨越这一界限:例(4)中,话题“我”被零形式和反身代词“自己”回指,它的作用范围是两个句子,而次话题“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的延伸则在“自己”之前终止,限于第一个句子之内。也就是说,类似此例中的“我”这样的话题属于我们所说的组块标记,而次话题以及引介次话题的介词如“把”均不属于组块标记。

廖秋忠(1987)根据结构关系的地位,将能够“支配、修饰和统领”大于句子范围的“管领词语”分为句中的和篇章的两大类。句中的管领词语包括谓语动词、状语、连接成分三类。谓语动词有表述动词、感知动词、行动动词、等同动词、包含动词和存在动词。状语包括九类:时间和处所词或短语、状况短语、过程短语、目的短语、消息来源短语、角度短语、评估短语、话题短语和方面短语。连接成分指廖秋忠(1986)所说的“篇章中的连接成分”,包括表时间和表逻辑关系的两大类。篇章的管领词语按语义分为两大类:时间与处所词语、主题/话题或命题词语。廖先生讨论的“管领词语”属于我们所说的组块标记,他对管领词语的细致描写为本书进一步考察组块标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廖文总结的管领词语未包括通常在句法上作主语的话题,以及范继淹(1985)提到的“你想”、“我看”等目前通常视为话语标记语的固定或半固定格式。

关于主语是否可以作为管领词语,廖先生特别指出:“在汉语里,句中的主语在有利的条件下可以承前省略,看来好像是某个主语支配/管领着一群句子。”不过,“我们不认为主语是管领词语,也不认为主语的省略或延伸是一种篇章管界现象”。原因主要在于:“首先,从支配关系来看,说谓语动词支配着主、宾语比反过来说更符合语法事实。其次,承前省略的不一定是前面那句话的主语,有时候是宾语。在后一种情况里,无所谓‘主语的管界’的延伸现象。另外,本书所列举的管领词语都可以以完整的句子为其管界。如果认为主语是一种管领词语,那么它的管界只是谓语部分,成为一种例外的篇章管界形式。”

我们认为,如果不把组块标记的功能局限在“支配、修饰和统领”这三个方面,暂时抛开主语和话题在句法层面的纠葛,承认某些名词语承前或蒙后省略并适当延伸是与篇章结构有关的现象,那么就可以发现,话题能够通过延伸使其作用范围超越句子边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因此也应看作组块标记。

沈开木(1987)在谈到超句体(或篇章、语段)的联系手段时,分析了关联词语和独立成分的作用。该书提及的关联词语中,有的是联系单句的,有的是专门用于联系较大的超句体的,如“闲话休提、却说”等。独立成分如“比如、可惜、从这一点来说、再说、其实”等也具有联系较大超句体的作用。这些用于联系较大超句体的关联词语和独立成分在功能上与组块标记是一致的。

廖秋忠(1991)指出,关于篇章管领词语需要进一步探索的是:有哪些词语可以管领或支配超越句子的语言片断?该文认为管领词语的类别很多,比较常见的是谓语动词、状语、连接成分等。在谓语动词类里,以述说动词(如“说、强调”)和感知动词(如“想、希望”等)最为常见。

唐善生(2005)、缪俊(2007)讨论的意向/言说动词和意向/言说名词也具有跨句管领的功能。刘臣(2006)认为,如果主语同时也是话题,并且其语义辖域包括了多个句子,那么就应视为管领成分,也就是组块标记。

以上研究除了一部分不符合组块标记的功能要求应予排除之外,大部分都可以纳入组块标记范畴。大致来说,组块标记包括话题、动词、状语、意向/言说名词、连接成分等。由于各家在分类时的依据和标准不一致,一般没有区分话语的不同层面,一定程度上导致结构成分和非结构成分的含混,同时也造成基本话语层的动词、状语与目前划入元话语层的话语标记语(如“看来、是的、的确”)及元话语标记语(如“总而言之”等)错综交叉。

因此,为了建立篇章组块分析的系统框架,我们应该通过明确分类的依据和标准,对上述语言成分和言语形式进行全面整理(详见第三章)。

3. 管界方面

“管界”这个概念来自廖秋忠(1987),该文是在两个不同的角度使用“篇章管界”或“管界”的。在界定“篇章管界”这一术语,讨论管领词语的篇章功能时,“管界”实际上指的是篇章的局部结构,因此有“带篇章管界”,某个“管领词语的管界”这样的说法,该文还强调,“篇章管界相对于它的管领词语来说是一种从属的结构关系”。而在探讨“确定篇章管界的手段”时,“管界”指的却是管领词语统摄、

支配和修饰作用的边界。

由于我们已用“组块标记”指代“管领词语”，用“章块”指代作为篇章局部结构的“管界”，因此本书所说的“管界”仅指“组块标记管领作用的边界”。

马建忠（1898/2004：437）及其他学者在分析段落时，已注意到了管界问题。马氏指出，段落有起句，有结句。所谓结句，指“所以结束一段之意，概皆助以助字”。也就是说，在以语义为主判断段落的边界时，可以参考“助字”，即句末虚词如“已、也、矣、然、乎”等的标记作用。

Chafe（1976）从话语表达的角度指出，为了在不同层面跟半活跃意识中的各种变化，如空间、时间、人物塑造、事件结构以及意识模式等联系起来，发话者往往会标示话题界线，指明段落的分界。

Longacre（1979）将标示段落边界的语言形式称为“界标”（terminus）。在讨论界标的判断时，该文强调，某些语言，例如尼泊尔的 Gurung 语和新几内亚的 Sanio-Hiowe 语，回指仅在段落内部，而绝不在段落之间发生，因此无回指就是这些语言段落边界的标记。而在英语的叙述性话语中，设置段落边界的目的通常是为了隔离阶段性的主要参与者，或显示时间推移的间断。因而段落边界处的结构成分中，一般包含着行为动词的过去时完成体用法。如 he went away（他离开了），he went off and slept（他离开并睡着了），或 he waited until the next day（他一直等到第二天）中的动词形式。

廖秋忠（1987）对如何确定管领作用的边界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该文分析的出发点是：“在相关的语段里，如果没有足够的手段来表示管界的边界，听者/读者就会感到费解，或误解说者/作者的原意。反过来，说者/作者也有必要提供足够的确定管界的手段，以免被误解或造成费解。”

廖文强调，判断管界是受话者理解篇章时所采取的一种可能策略，这种策略包括两方面：一方面依靠表示篇章局部连贯的语义和形式手段来确定某个管领词语可以延伸到何处，另一方面依靠标示篇章连贯局部中断的语义和形式手段来确定某个管领词语不可能越过某一点。这两个手段以后者为主，前者为辅，同时运用，才能更准确地确认管界。廖文按照语义和形式将决定篇章管界的手段分为十一类：

- a. 语义的和谐与否，b. 主语的重现、更迭与省略，c. 同类管领词



语的再现, d. 指称词的改变, e. 观点的改变, f. 回指管界的统称词语的出现, g. 篇章中的罗列连接成分的出现, h. 文体的差异, i. 管界终止的描述, j. 段落、章节边界的出现, k. 引文的标志的出现。

话语分析中提到的结束标记也与管界有关联,特别是考虑到某些篇章(如小说)中存在大量的人物对话,这种关联表现得更为显豁。李悦娥、范宏雅(2002)讨论了会话中的各种结束标记。例如,表示预示结束的“好、先这样吧、时间不早了、改天聊吧”等,表示协商结束的“好吧、那回头联系”等,都可以作为判定管界的标志。

罗选民等(2001)按照廖秋忠(1987)的框架比较了英汉语篇章中管界判断手段的异同。唐善生(2005)归纳了判断话语指和引语管界的各种标准。该文指出,言说时伴随动词的重现可以作为引语终点的标记,而会话中如无明显的引语标记,话对即话轮的组配关系是判定引语管界的手段。

刘臣(2006)对管界判断的形式和语义手段作了引申讨论。杨同用、徐德宽(2007)将时间词管界的确认手段分为形式和意义两类。不过,他们所说的形式手段仅指标点符号和段落章节分界标志。

这些学者的研究表明,篇章中有丰富的形式和语义标志,可以作为受话者确认管界的手段。

4. 篇章方面

语言学角度的篇章研究目前已有丰富的成果。本书不拟综述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而是关注与本论题直接相关的两个方面的情况:一个是篇章的界定,一个是篇章的结构。以下我们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对既有研究稍加回顾,并对本书的研究思路加以说明。

1) 篇章的定义

虽然本书讨论的主要是书面形式的篇章,不过,由于一方面书面篇章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可以认为是对口语的记录,另一方面,书面篇章中也存在大量的转述性的会话,因此我们不再区分“语篇”和“篇章”这两个概念。

韩礼德、哈桑(1976/2007: 20)指出,篇章是在衔接和语域两个方面都连贯的一段话语,即它从情景语境方面考虑是连贯的,故在语域上是一致的;同时它本身是连贯的,故它是前后衔接的。并且强调“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一个也不能蕴涵另一个”。质言之,篇章“是一个

